责任编辑：王勇 编辑：校红 版式：熊东燕

2026年11月4日 星期三

秋到秦巴，山色含情。本版三篇散文，各有滋味：作者或借竹山红叶，串起古洞、古寺与红色旧址，载着乡思与史韵；或铺展房县西河秋色，于斑斓光景里感悟生命从容、人间清欢；而一场不期而遇的张湾乡野漫游，则藏着田园本真与人情温热。山水秋色、烟火故人，皆是故土动人篇章，邀读者共赏这片大地的秋光与温情。 ——编者

双台看红叶

■陈昌荣

霜降一过，山那边就有人喊我了。喊我的不是人，是坡上那一片红。

双台乡是我的老家，也是竹山的北大门，在秦巴山脉沧浪山脚下。老辈人讲，这里是“一脚踏两省，五步走三县”。北星河从山里淌下来，是堵河的大支流，绕村向南，汇进堵河，再入汉江。河水清得能数见底下的石头；可一到深秋，人的眼睛就不在水上了——两岸的山坡一夜间变了脸。

双台的红叶，不是一种树撑起来的。黄栌树、枫树、黄檩树，还有崖上的老柏，入秋一齐由绿转黄、转红，漫山遍野。神农架的枫叶全树通红，红得叫人屏息；柿叶红得温和，还有柿子相伴。而双台的红叶偏不肯纯粹：霜一打，一片叶常只红半边，另半边偎着不肯褪那点黄绿；红得繁密处，又缀着白生生的柏实，像谁在枝头撒了一把碎米。红、绿、白挤在一处，反倒耐看。

我每年这个季节就抽空回来，拍摄家乡的红叶，成了一种兴趣。早先用卡片机，电池不经冻，拍几张得揣怀里焐一焐；早几年换了佳能5D4，一年比一年拍得更勤了。

和美乡村建设，乡里的环境变了，路也变宽变顺了。从前出山走鲍竹路，一弯一弯盘到人发晕；如今G242国道穿境而过，还修通了一级路，到县城三十八公里。我就拿红叶当线头，把双台的历史景观也看个遍，也拍个遍。

先到台子村的学堂洞。青石板路藏在密林里，绕过村委会、辩日亭，洞口挂在峭壁腰上，洞深三十多米，天生一道石阶像讲台。相传孔夫子携颜回路过，遇雨躲进来，索性开坛讲学，洞因此得名。洞里一脉清泉，捧一口凉彻肺腑；洞口右侧七十米的瀑布直跌下去，风一吹，水雾里全是翻飞的红叶。

再顺北星河往上经向山村翻过山，是茅塔寺村的石佛寺。钟鼓楼，念佛堂，檀香一缕；钟声一响，满山叶子像被惊了一下。烧完香的婆婆也举着手机抓拍，说是发给朋友看看。

最大的看点是南口村田沟的张振武故居。清咸丰年间的四合院，坐南朝北，依山而起，屋基下砌着两丈高的石岸，我们叫阶沿坎。墙上四个字：天下为公。光绪三年正月初七，张振武生在这屋里，二十三岁离乡，散尽家财充革命经费，做了武昌首义元勋，与孙武、蒋翊武并称“辛亥三武”，三十六岁被害于北京。章太炎挽他：“英雄正自粗疏，亦当宥之十世。”如今这里挂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牌子，娃娃们系着红领巾来，在天井里仰头看那一线天。

往年这时节，坡上只有本乡里几个娃在树下疯跑；如今扛长枪短炮的、放无人机的，还有穿各色衣裳在叶底转圈的游客，把山道都走热了。谁路过老屋，都被喊一声：“进来喝口热的！”

我选几张照片发网上，配几句随笔。有人问路，我就细细回：哪个口子下，哪个村拐弯，哪片坡红得最早。人家问的是路，我答的是叶。

红的哪里只是叶呢？是洞口那面坡，是寺后那道梁，是先烈院里那片天。红叶年年红，年年不一样。



拐弯遇田园

■陶敏

原是要去张湾区柏林镇的老母荒爬山的，车子却一拐，弯进了叶湾。也罢，横竖都是闲游，哪里不是去处？

乡村的小路幽静得很，两旁瓜果竟“占道经营”起来。丝瓜、葫芦之属，攀援于篱笆之上，垂挂下来，几乎要扫着行人的头顶。伸手一够，便能摘得一个。我想，这大约便是所谓“唾手可得”了。

各家院子里，枣树、柿树都结得极盛，枝条被果子压得低垂，显出谦逊的姿态。

路是崎岖不平的，车轮碾过，颠簸得厉害。忽而一个转弯，几棵高大的杉树直指云霄，前面露出一座红墙黛瓦的寺庙来。可惜后方修路，挖断了山脊，使这庙宇显出几分荒凉破败之相。据说已被列为危房，要在别处重建了。庙旁的草木却格外茂盛，狗尾巴草长得比寻常所见大了足足一倍；葛根藤蔓纠缠，绿得发亮。

走走停停之际，老友忽然想起一位朋友似乎就住在这附近。摸出手机一问，果然不远。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是热络，邀我们去家中用午饭。于是车子又拐了几个弯，停在一处看似平常的院落前。

刚停好车，男主人引我们到枣树下，手持长竿，为我们打下许多枣子来；女主人招呼一声就钻进了厨房，不多时便传出锅铲相击的清脆声响；家中那个五六岁的少年独自骑着单车在院中兜转，好不自在。

这院子外表朴素，内里却大有玄机——道路两侧植着桂花树，还有一排排红豆杉，红艳艳的果子缀满枝头，俨然一个微缩的果园。枣树一侧，又有石榴、杏子、樱桃树、柿子，各占一方，疏密得当，显然是主人用心布置过的；花也不甘示弱，太阳花、向日葵、玫瑰花争相绽放，各显其能。最妙的是后院，竟用两个废弃的冷链车厢拼成了一间茶室，兼作歌厅之用。想来夜色中在此品茶唱歌，必是极风雅的乐事。

坐在院中石凳上，听风过树梢，嚼着刚摘的脆枣，满口清甜，确是浮生半日闲。正惬意间，女主人忽然解下围裙，挎起竹篮往田垄去了。不多时便回转来，篮中横七竖八躺着丝瓜、冬瓜，顶着午间的暑气，却个个青翠鲜灵，水嫩得掐得出水似的。

稍顷，厨房里的香气一缕一缕漫出来，勾得人挪不动脚。待到开饭，满桌时蔬鲜果，红的番茄、青的南瓜、碧的青椒，都是刚从藤上摘下、土里刨出的，素炒很甜，凉拌也脆，一箸入口，满嘴都是田间的烈阳与地气。荤菜虽只三四道，却是地道的家常烧法，浓油赤酱，炖得酥烂入味，就着白米饭连下两碗还意犹未尽。这一顿忙活，不丰盛，却扎实；不隆重，却熨帖，满满当当都是主人的热忱。

饭后告辞，男主人又抱来一袋枣子，不由分说塞进我们怀里，女主人笑着摆手，直说再来再来。车子拐上大路，后视镜里，两人身影渐渐小了，却还立在门口挥着手。

回程路上，我忽然想，这世间许多好去处，本不在计划之内。若一味盯着既定路线，反倒错过了那些不期然的拐弯。而人生最可回味的，往往就是这些偏航——偏出去的那几步，恰是风景最深处。

秋醉房陵

■贾海燕

金秋十月，天地间最醉人的风景，莫过于这被山河浸染的壮丽画卷。

当第一缕秋风拂过房县西河之畔，整座县城仿佛被唤醒，悄然披上了一袭浓墨重彩的锦袍。信步于河畔，脚下的落叶沙沙作响，如同大地在低语，诉说着季节更迭的深情。抬眼望去，天是新的——那深邃而高远的蓝，澄澈如洗，仿佛能容纳世间所有的梦想与希望；地也是新的，秋色以其神奇的画笔，将山河点染得层次分明、斑斓如画。

一城的绿树在秋阳的照耀下显得格外清新明朗。它们虽未完全褪去夏日的繁茂葱茏，却在枝头悄然点缀上了金黄与绯红，像是大自然在季节流转中留下的温柔印记。银杏叶如金箔般在风中轻舞，杏树的枝桠间挂满暖黄的光晕，松柏依旧苍翠，挺立如守护者，而最夺目的，莫过于那些在秋风中肆意燃烧的枫叶。那一片片红叶，红得如火如霞，似燃烧的火焰，仿佛不是凋零的前奏，而是生命在谢幕前最辉煌的独白，向世人诉说着不朽与辉煌。

这红的是枫叶，黄的是银杏，绿的是松柏，蓝的是苍穹。红黄蓝绿的交响，浓郁得化不开，将眼前的金秋汇聚成一幅锦绣山河图。这不仅是视觉的盛宴，更是一种生命力的轮回与展示——繁华与落幕皆是风景，盛放与凋零皆是成全。深秋的房陵大地，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季节的故事，每一片叶子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，让人不禁沉醉在这如诗如画的秋色之中，感受着大自然赋予的宁静与美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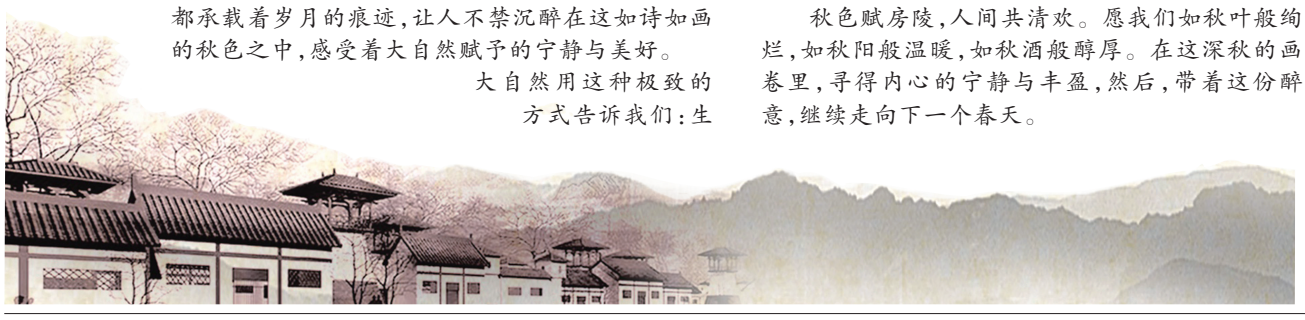
大自然用这种极致的方式告诉我们：生命从不因季节的更替而减损其价值，反而在每一个阶段都绽放出独特的光彩。正如秋日的树木，即便知晓寒冬将至，仍拼尽全力去完成自己一生的责任，将最后的色彩挥洒得淋漓尽致。这何尝不是一种生命的尊严？何尝不是一种对时光最深的敬意？

哲人曾言：“开心的人，看山如画；知足的人，饮茶香甜；快乐的人，走路带风；健康的人，无惧年华。”在这房陵的秋色里，我真正读懂了这句话的深意。山河无恙，草木含情，我们亦当如此，心怀豁达，无惧岁月流转。不必哀叹“悲秋”之语，不必伤感“落叶”之辞。秋，不是衰败的象征，而是成熟的礼赞；不是终结的序曲，而是沉淀的开始。

十月的金秋，终是醉人，醉在这烟火四季的平凡幸福中。我们追逐远方，却常常忽略身边的温暖；我们渴望辉煌，却忘了生活本真的模样。而秋天，以它独有的方式，将我们拉回地面，让我们看见：原来，幸福不必远求，它就在一粥一饭之间，在一呼一吸之中。

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但在这房陵的十月，愿我们都能留住这份秋色，留住这份感动。在岁月的轮回中，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沉甸甸的幸福——那是对生活的热爱，对生命的敬畏，对平凡的珍重，对未来的笃定。

秋色赋房陵，人间共清欢。愿我们如秋叶般绚烂，如秋阳般温暖，如秋酒般醇厚。在这深秋的画卷里，寻得内心的宁静与丰盈，然后，带着这份醉意，继续走向下一个春天。



欢迎投稿 邮箱 sywbzw@163.com

发行中心：8658548 广告中心：8114000 邮政编码：442000 零售价：2元 年定价：278元 承印：十堰日报社印刷厂（地址：十堰市人民中路58号）